



诗人徐玉诺的精神家园



□本报记者 王春生

在百年前的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中及其后，一批批新诗写作的佼佼者脱颖而出，如同星空中的颗颗明星，闪耀至今，徐玉诺无疑是其中一颗耀眼的明星。他在当时享有盛誉，是鲁迅、朱自清、茅盾、叶圣陶等文化巨擘心目中“天才的大诗人”。

10月26日上午，时值晚秋，记者走进位于鲁山县辛集乡徐营村的徐玉诺故居，以期能感受他“热情似火，真纯如婴”的精神家园。

A

关心民生 一生写诗400多首

徐玉诺1894年出生于徐营村一个佃户家庭，因家庭贫困，11岁才有机会入学读书。

尽管上学很晚，但依靠个人的奋发苦读，他于1914年考入开封省立第一师范学校。

如今，徐玉诺故居内还摆放有他当年用过的一些旧物，一张黑色古式桌子上放着一盏旧式油灯，见证着他的苦读时光。

徐玉诺长孙媳妇张云峰今年66岁，现居住在故居内。她说，听家人讲，年少时的徐玉诺经常苦读诗书至深夜，须其母亲催上几遍方才休息。

在开封求学期间，受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和《新青年》杂志影响，徐玉诺开始倾向新思想、新文学，他的民主思想观也逐步形成，并开始进行文学创作。1921年1月7日他在《晨报》副刊上发表处女作短篇小说《良心》，深刻揭示和控诉了社会的黑暗。同年，他经郑振铎介绍加入文学研究会，与叶圣陶等交往甚厚。此后，徐玉诺进入了4年左右的创作旺盛期，五年间先后写了300多篇作品。

由朱自清主编的《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中，选录徐玉诺9首诗，同集胡适获选9首，刘半农8首，沈尹默1首，鲁迅3首，田汉5首。

从选诗的比重可以看出，朱自清是把徐玉诺当作重要诗人看待，给了他很高的文学评价。

1922年8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徐玉诺新诗集《将来之花园》，是我省出版最早的一本新诗集。因而，他是五四运动时期我省跻身中国文坛的第一位新诗人。其中有短小精致的诗作，如《命运》《记忆》《不可捉摸的遗像》等，也有意境讲究、叙事性较强、篇幅较长的诗作，如《紫罗兰与蜜蜂》《花园里面的岗警》《梦》等，其中一些优秀作品，在全国引起较大反响。

文学研究者认为，由于受到泰戈尔诗歌的影响和古典诗歌的启发，小诗创作在中国文学界一度成为风潮，这其中以上世纪20年代的冰心、徐玉诺等人为代表，他们创作的风靡一时的小诗文体为“春水”体或者“繁星”体。

徐玉诺的诗作除关心民生疾苦外，也有很多优美的小诗，表达他对故乡的眷恋之情。

据统计，徐玉诺一生写诗400余首、小说30余篇、散文20余篇，创作与改编剧本7本。1958年，徐玉诺病逝于开封，归葬故里鲁山徐营凤凰山下。在他去世3个月后，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他的短篇小说集《宋家坟夜话》。

B

愧悔不已 鲁迅拟出版其小说被婉拒

长久以来，徐玉诺的作品一直被传诵、被研究、被很多大学的研究者列为必读教材。他的《将来之花园》早已跻身新文学运动——中国白话诗之经典。

他的很多作品受到同时代诸多文学大家的关注。在朱自清主编的《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中，还特别征引了叶圣陶的万言长篇评论《玉诺的诗》中的一段评述，“他并不以作诗当一回事，像猎人搜寻野兽一样；当感觉强烈，情绪兴奋的时候，他不期然的写了”。

而在《玉诺的诗》中，叶圣陶更称徐玉诺的诗有“奇妙的表现力、微妙的思想、绘画般的技术和吸引人的格调”。

除诗作外，徐玉诺的小说

创作也曾引起广泛关注。鲁迅当年曾几次嘱咐《晨报》副刊编辑孙伏园给徐玉诺去信，收集徐玉诺的小说准备出版，并表示“自愿作序”，但不知何故被徐玉诺婉言谢绝。

徐玉诺曾孙、在鲁山一高任教的徐帅领谈及此事时说，主要原因可能是曾爷爷自认为当时的作品还不太成熟，暂时不想结集出版。

鲁山县文联原主席、文史研究者袁占才也有这样的看法。他说，这主要是当年徐玉诺对鲁迅的心意不理解，以致一误再误，直到临终也未将自己已发表的小说结集出版。

多年后，徐玉诺回忆起此事曾愧悔不已。他曾在文章中写道：“鲁迅先生，我怎对你得

起！一方面我说是‘受宠若惊’；另一方面由于小资产阶级意识与个人英雄主义作祟，深恐出版幼稚的作品，损坏了虚名，诈以二十来篇新作正在整理，搪塞了你那深厚的心情与殷切的期望。”他同时又在《始终对不起——怀念鲁迅先生》一诗中写道：收拾《良心》作长序，重托伏园传心意；恨我怕名婉拒，事后才知对不起。

1954年5月4日，徐玉诺在回忆时又写道：爱罗诅咒《狭的笼》，鲁迅对他起同情。愚笨无过是玉诺，辜负先生一片心。他在此诗附记中还特别注明，“1923年，鲁迅先生收我《良心》等二十篇小说，拟出版，并长序，由孙伏园致函相商，被我婉拒。”

C

影响渐大 其诗看似简单实难模仿

从开封省立第一师范毕业后，徐玉诺曾先后任《昆明日报》副刊编辑、厦门大学校报编辑部主任、河南大学助教、烟台第八中学教师、信阳第三师范教师、河南第二师范教师、鲁山一中校长、河南文史馆研究员等公职，工作、教学之地遍及河南、山东、福建、吉林等省市，回到家乡的时间并不多。

尽管如此，家乡人关于他在家期间的逸闻趣事却不少。88岁的徐营村村民杨金玉回忆说，大约是上世纪40年代，徐玉诺从外地回家小住，其间，他受到村旁小路上拾粪，而他每到一处拾粪，不管是谁家的地，捡到就往地里倒。

徐帅领说，曾爷爷在世时家里还是一贫如洗，仅有几间旧房子，现在的徐玉诺故居是后来翻修的。尽管如此，他们家人一直以曾爷爷有很高的文学成就和乐于助人的高尚品德而自豪。

随着时间的流逝，徐玉诺的影响力日渐扩大。1986年，徐玉诺故居被鲁山县人民政府公布为县文物保护单位，后相继成为市、省文物保护单位。2018年7月26日，首届徐玉诺诗歌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大学举行，在徐玉诺女儿徐西兰的倡导下，设立并颁发首届徐玉诺诗歌奖，我省、我市诗人海因、张杰等荣获徐玉诺诗歌奖。

与此同时，徐玉诺文学现象的研究者与日俱增，诸多研究成果不断推出。

“徐玉诺的诗歌语言是有疼痛感的，这种疼痛感来自他对社会人生的深层体验与承担。今天的读者有一个共识：徐玉诺的诗很好读、很易懂，但很难写出来。在我看来，他把所有能量都集中在诗歌和言说之上，这就是他的诗歌创作看似简单，其实很难模仿的原因所在。”我省知名诗人海因说，徐玉诺的诗作归属于中国诗歌史上的经典创造，其文本的当代性呈现，使之对当今读者依然有强大的吸引力；对当代诗人也有借鉴价值。

